

“苏州杭州，赶不上黄泥河大石头。”黄泥河和大石头都是地名，都在东北延边，两地还各有一个林业局。“苏州杭州，赶不上黄泥河大石头”这句话，便是出自林业工人之口。

当年我去黄泥河时，差不多每个黄泥河人都跟我说起过这句话。每个黄泥河人都拿这句出处不明的话自鸣得意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黄泥河人，自足而自信，生活得简单而充实。

黄泥河确实是个好地方，山清水秀，林木葱茏，人情淳厚，民风古朴。黄泥河人还有一个特点：人人都是故事高手，个个都是笑话大王。他们讲的故事和笑话，多少年后想起来仍然叫人忍俊不禁。黄泥河的干豆腐非常有名，薄且均匀，嫩而劲道。有人说，隔着一层黄泥河的干豆腐，可以读完《延边日报》上的社论。已故黄泥河林业局的工人作家张光开讲过一个笑话：穿上黄泥河的干豆腐做的裤衩，上场打一场篮球也不会破。故人故事，恍如在昨。

我最后一次去黄泥河，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八九月间。我去黄泥河林业局小白林场参加一个笔会。

20世纪80年代的延边森工企业还不像后来那么艰难。那时的延边森工企业在接人待物方面还一如既往地豪爽大方。小白林场对我们这十几个无甚用处的文人款待有加。我们到林场工人家去走访，听他们讲林区各种各样的故事。大多数时间，我们是各自构思自己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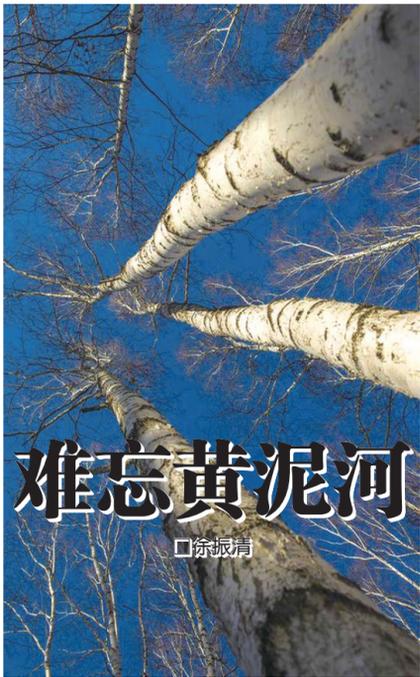
有天黄昏，我独自走进一条寂静的山谷。鸟儿叽叽喳喳地在林间穿梭翻飞，溪水在枯死横卧的大树下喷涌而出，树林深处不时传来古怪的鸟鸣声，夕阳斑斑点点洒进树林，潮湿的腐叶气味蒸进我的鼻腔……我渐行渐远，慢慢被大自然融化了。随着草丛中呼啦啦惊飞一只野鸡，呵，又是一只！我才惊得停下脚步。我愣愣地站在那里，忽然间竟忘了身在何处，今夕何年。

我瞬间想起自己插队时的情景。我插队的地方也是像小白林场这样的一处大自然。小白林场的山水和树林让我想起插队时的生活，勾起了我的青春怀想。就是那次在小白林场，我构思了在我写作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中篇小说，并且一气儿写出了6万多字。我差不多每天都能写出六七千字，最多的一天竟写出一万字多字，那真是一个收获的秋天。

笔会结束前，林场特意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型会餐，没上山的几十号林场工人都参加了。这次大会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所以，我当晚就认真做了追忆笔记——

一走进会餐的林场食堂，就把我们吓了一跳：用十几张桌子拼接起来的大餐桌，大得就像广场一样！菜的丰富多样更是令人惊叹：黄瓜炒鸡蛋、焖豆角、炸茄子、炸面瓜……当然，不能少了当家菜——小鸡炖蘑菇。所有这些菜都盛在一个一个的粗瓷大碗里，一大碗一大碗挤挤挨挨地摆满了桌子……还有刚从地里掰回来的晚季嫩苞米，刚从地里起的(摘的)胡萝卜、青萝卜更是直接就用大盆端上了桌。

酒，是黄泥河当地烧锅烧出来的粮食小烧。黄泥



徐派清

河的小烧口味纯正，没有一点杂味儿，喝到嘴里，也不那么冲，悠悠的，特别柔和。

因为小酒盅不够，索性全部撤下，一律换上吃饭时用的大碗。书记、场长各自抱着一个塑料酒桶，转着圈挨个儿给大伙倒酒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透明。每个人都是满满一大碗。

那顿酒，喝得那叫一个痛快！

把酒言欢、高声大气、高腔大嗓，说的尽是天下大事。林场工人的豪爽、豪迈、豪情、豪气，特有代入感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他们的话语体系。林场工人讲起他们当年创业时的情景，一个个热泪盈眶，激动不已。他们给我们学伐木时喊的劳动号子：起先，是一个个人粗重而激越地喊出“顺山倒——”众声马上相随“顺山倒——”那喊声，两相呼应，强弱衔接，互为支持。那喊声，如醉如痴，声震屋顶。后来，我们几个人受到感染，情不自禁地背诵起郭小川的诗句——

舒心的酒，千杯不醉；
知心的话，万言不赘；
今儿晚上哟，咱们杯对杯！
山中的老虎呀，美在背；
树上的百灵鸟，美在嘴；
咱们林区的工作人哪，美在内。
祖国是一座花园，黄泥河就是园中的腊梅；
……
我们把原来诗里的地名，全都改成了“黄泥河”。

小白林场的工人都认为诗是我们现场作的，一个个惊得大呼小叫，说：“局里请来的个个都是大诗人呀！”我们乐享其成，故意不说破我们都是“盗版”，便也更加忘乎所以得意忘形。我们一个个背诵得热血沸腾，林场工人一个个听得热血沸腾！

那晚，很多人都喝醉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是坐森林小火车离开小白林场返回地区(局所在地)。乘坐森林小火车上，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恍惚间，有点回到黑白旧电影里的感觉。如果说今天的高铁方便快捷舒适，坐在上面倘若住进宾馆旅店，那么，森林小火车则简陋粗糙原始，坐在上面恍若回到了蒸汽机时代。大自然的野风从车窗里肆意吹进来，又凉爽又惬意。由于路基不平，拐弯儿的幅度过大，行进中的颠簸和摇晃有时让人感觉好像坐在手扶拖拉机上。路边的林业职工和他们的家属，还有农民，见到小火车，便热情地向车上的人招手，还有和熟人大声打招呼的：“上地区干啥去呀？”车上的人也冲下边的人喊：“到地区办点事，下午还坐这趟车回来！”或者大声回答下边：“你五叔的大小子今天结婚，我去赶礼！”有时候，车上车下也互相逗乐子，下边冲上边喊：“老家伙，你还活着哪？”上边冲下边喊：“我咋也不能死在你头里呀！”小火车的速度很慢，上坡和拐弯儿时更慢，所以车上车下的人可以从容对话。

开小火车的是个50岁出头的老司机。他知道我们是局里请来的作家，允许我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我便坐在他身边跟他闲聊起来。老司机很快就说出了“苏州杭州，赶不上黄泥河大石头”那句话。但是，别人说这句话大多是调侃，老司机却是认真的。老司机真的认为，苏杭就是赶不上他们黄泥河。这种生活态度我特别佩服。老司机就是认为在黄泥河住着滋润、舒坦。你有一百个理由说你们那儿好，他有一万个理由证明黄泥河比你们那儿更好。你说大城市里的人见面多，他就问：“那他见过我们森林小火车吗？他知道一列小火车能拉多少原木吗？还有，他知道黄泥河山上的树有多少吗？他听过“顺山倒”的号子吗？他见过林业工人是怎么抬大木头的吗？”……后来我问：“您去过苏州杭州吗？”老司机说：“没有啊，可那不碍事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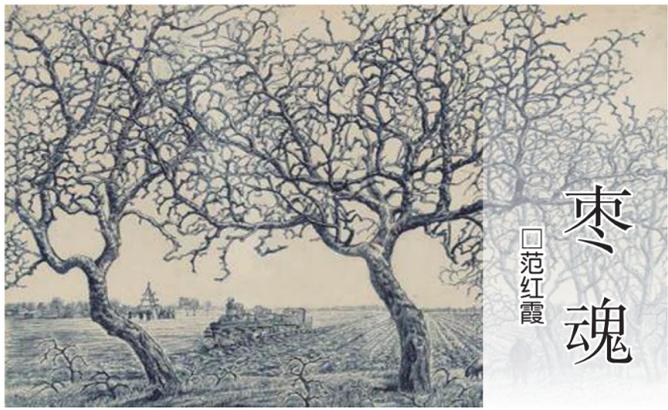
我笑了，说：“要讲山水环境，黄泥河真是天下第一。”老司机说：“这是必须的！”

黄泥河我已经近30年没去了，总是没有机会，如今我早已退休，如果个人去，我去探访什么呢？我去奔谁呢？

然而，我确实很怀念黄泥河那个地方，我也很怀念黄泥河的那些个老人儿。当时局里有个廉书记，宣传部有个姓殷的老部长，还有搞文学创作的王翠君……

我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，总觉得延边林业有太多太多可写的东西，延边林业有很好的文学创作传统。

我早就听说，各个林业局的森林小火车都拆了。时代确实不同了，只是十分怀念去黄泥河的那些日子。梦中有时还会梦见黄泥河的森林小火车。



范红霞

黄河岸边这个小村的村头，有一棵老枣树。远看，它的树冠像巨大的云朵，待到树下仰望，五股大树杈暖瓶一股粗，像伸开的大手掌托起天空。连着地的树干却袒露着几个碗口大的黑洞，并向下延伸着长长的裂缝，有一大截几乎是空心的。听说它被雷劈过，差点烧死，后来奇迹般地复活了。离地半米高处横着数道深深的沟痕，有人说以前这儿拴牛拴马，也有人说村里搞建筑，一根根小拇指粗的钢筋缠在树身上，用拖拉机拉直。

苍老而繁茂，巍巍然站立着，一站就是几百年，是在诉说岁月的沧桑磨难，还是在展示生命的坚韧强大？我的心头不由得缭绕起那首歌：

霹雳击穿过你，/野火焚烧过你，/刀斧砍伤过你，/绳索缠磨过你，/你浓浓的树冠依然绿，/你不朽的身躯更坚实，/还有那铮铮枝条傲苍穹，/与九天风云争高低……

这是邹平县的词作者李永水先生《老枣树》中的一段歌词，我曾笑他太能“编”，不想果真有这样一棵树，不想今天我们竟在黄河滩码头镇邵家村不期而遇。

来到村东，我震惊得发不出声：遍地是老枣树，500多亩的枣园，很多树树龄都在百年以上。当然也有中年的、青年的，还有很多“少年”。它们一律雄健、蓬勃，生气盎然。它们一棵挨一棵聚集在这里，这可真是邵家的一大风景。

曾听说，一棵树的枝叶多茂密，它地下的根系就多发达。在邵家枣园，看到一蓬蓬浓绿的树冠张开在空中，在风中翻卷，树与树相互拉手牵衣，我突然感觉这片百年枣园的地下土壤里那些顽强生长、延伸的根须，相互交织，彼此召唤，那又是怎样一种壮观的景象。

一边往前走，一边不断地回头望，我还是忘不了村头那棵老枣树，它是邵家村枣园里的长者，肯定有不少故事。一位在路边拾枣的大娘兴致勃勃地提到一件事：说是前些年，一个有钱人的妹妹得了癌症，到处医治不见好，家里人就请算命先生给算一算。算命先生掐着指头，说她命里有难，得认一棵老树做干娘闺女，还煞有其事地指明了方向和距离。那一家子人按方位、里程找来，正好找到这棵老枣树。得癌症的女子一看见这棵老枣树，眼里立刻闪着泪光，人精神了许多。家里人让村里开个价，想把这棵树买走，可给多少钱村里也不卖。女子家人只好挑了一个吉日，将写有那女子生辰八字的红纸贴在树干上，烧香磕头，认了“干娘”，让树干娘保佑她。说来也奇怪，不知是因为吃药，还是认老枣树做干娘的缘故，自此那个女子的病竟真的渐有好转。

在民间确实有不少类似的传说。我小时候也听老辈的人说，村里某某不生育认一棵老树为干娘开了怀儿……老枣树树干、枝条上挂着丝丝缕缕的红线和红布条，我知道每一根丝线和布条都系着一个祈福的心愿。据说过年时，“树儿树女”们都来树下，给干娘拜年，供养。我不赞成简单地把这归为封建迷信，这实际表现了人们对一个古老生命的敬畏和仰慕，在人们眼里，一棵几百年的树就成了神。还记得以前大年夜，我奶奶就总是在我家那棵老枣树根部挖一个小坑，倒进一碗煮熟的饺子，然后再把坑掩上。当时不理解奶奶的举动，现在看，她是在用这种淳朴的方式表达对老枣树的敬意。

邵家村有这样一棵树神，这是邵家人的福祉。走在枣园深处的阡陌上，我想了很多，我感叹的还是它为人们消灾祛难，我觉得它更是一位生命之神。这位历经无数风霜雨雪的老者，在以强大的生命力量带着子孙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、开花结果。去年春天，我曾来过这里，那时枣树刚刚抽芽，一片片新芽就像一只只漂亮的小翅膀。淡黄的米粒似的花儿，一簇一簇的，色泽并不吸引眼球，可是它散发出的浓浓香味，让枣园里、村庄里，甚至方圆十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枣花的清香。夏天时我跟随采风团再来邵家村，枣园的绿更深了，像一块巨大的翡翠

翠搁在大地上，使古老的黄河岸边越发迷人。我们早早起来到枣园里转悠，枣园的黎明别有一番清新之美。晶莹的露珠垂在叶梢，像夜晚天上的星星。等太阳升起，霞光透过枣树枝叶斜射过来，轻柔温润。而穿过枣树的缝隙抬头望天，蔚蓝的天幕上有几朵绯红的云。花生、地瓜则长满空地，绿了枣树下的地面。四周也被绿色包围着，那是黄河岸上的防护林带和村道旁的树木。我陶醉得不知不觉停下脚步，仿佛置身于碧绿的海洋，胸腔久积的城市喧嚣和尘埃荡然无存，心情瞬间被刷新。

才两个月的时间，枣园景色又完全不同，当初那些很小、只有小指头肚儿大的青枣儿，现在已经很大了，沉甸甸的果实把树枝压弯，一阵风掠过，它们孕妇一样慢慢地摆动着身子。时近中秋，枣儿开始发红，一条树枝上就缀着几十颗红玛瑙般的大枣儿，一树一树的红玛瑙连接起来，像天上的云霞落在这片土地上。有的枣熟透了，用手轻轻一拨便掉下来。四下望去，枣园掉落在地的圆铃枣厚厚的一层，红地毯一样。绿色的枝叶和紫红色的圆铃枣交相辉映，甚是好看。这时在枣园里，看枣，品枣，那种美妙感无法形容。

听见树叶摩擦的瑟瑟声从远处传来，我抬起头，几位老农正站在枣儿熟得早的树上用木头长竿打枣。打枣不能用竹竿，据说用竹竿会将枣树打聋，来年就不挂果了。老农挥动长竿，轻轻一扫，“咣”——像一阵金雨倾泻而下，一片成熟的圆铃枣纷纷掉落，在地上蹦蹦跳跳。树下等候的人们早已铺好床单、布片，提着箩筐，跑上前去，紧拾慢拾，欢笑着将枣归入筐中。我也加入到拾枣的行列，盒子似的枣儿落在头上、背上，我赶紧拿帽子挡住，一位大婶笑着说：“甭怕，红枣落在头上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”我便不再护头，其实枣儿落在头上并不疼，只痒痒的，像按摩。头上落着枣，再送一颗放在口中，脆生生、甜丝丝的，甜蜜得很。

邵家村的杨书记记过来，给我们介绍情况，他说解放前黄河堤坝决口发洪水的那些年，这里淤积了很多沙子，可播下去的小麦、玉米种子，还没发芽就被风连同沙子吹走了，只有种枣树，才能抗风沙，风吹不走，天旱不死。枣树还怕盐碱，别的庄稼在盐碱地里不好成活，枣树却长得欢，而且盐碱地里枣树结的枣格外甜。与枣树为伴为生，他对枣树的了解如同自己的家人，他像农人专家一样打着手势，继续讲。枣树的根系是由多级水平根和垂直根组成的，水平根粗大，向四方延伸能力极强。庞大的根系深植于土壤之中，吸收水和各种养分，强有力地支撑起树冠。我认真地记下他的一句一字，我尤其感动于他对这片枣园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。“枣树救过俺村人的命啊”，他越说越动情，“上世纪60年代，面对那场罕见的自然灾害，俺村人也够硬气的，不屈不挠地同老天斗争，村里没饿死一个人，可也多亏了枣树们给的救命粮……枣树对俺邵家村有恩，俺也不能无义，有一年上面刮来一股吹枣树风，乡亲们那‘枣木杠子’脾气上来了，就是扛着不砍树，冒着被批斗被整治的风险，顶住压力，保住了这些枣树。后来镇上又号召、支持俺村扩大种植面积，枣园的规模就越来越大。现在已形成了酿枣花蜜、采摘鲜枣、制作干枣和乌枣的产业链。村民们的收入大大提高了……”说到眼下，杨书记笑起来，有机铃枣的丰收让这位中年汉子喜得合不拢嘴，也让他目光更加坚定：“有这片枣园，还怕啥呢！”

不远处，黄河的波涛声仿佛轰隆隆的滚雷。

我在枣园里穿行，我轻轻抚摸粗糙的树皮。一棵棵枣树落在我的背后，也留在了我心里。我眼前幻化出一幅幅动人的图景：春天，枣园里万枚新芽鸟儿般鸣叫；夏天，树影婆娑，绿满大地；秋天，硕果累累，霞流丹；冬天，铜杆铁枝与老北风搏斗铮铮有声。春夏秋冬，一年一年。



高亚平

时，一群群燕子就会像黑色的闪电，翅膀上闪烁着绸缎般的光芒，呢喃着，飞到家乡的土地上。此时，乡亲们就会像又见到了老朋友一样，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。是啊，燕子来啦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。燕子来到后的第一件事是先寻找旧巢。如旧巢还在，它们就会衔泥衔草，进行修补，忙碌数天，旧巢就会被修复一新，燕子夫妇就会很快乐地住进去了。若是旧巢被毁，它们就需在故地，或者另觅新地筑巢。这样，就会更加地忙碌一些，筑巢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。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生活。接下来就是产卵育雏，哺育后代了。燕子似乎天生就是勤劳的，一如土地上的庄稼人，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说的就是燕子的勤劳。有了巢，有了小燕，燕子一家就会很快乐地生活了。老燕早出晚归，日日在田野间，在乡路的上空，飞来飞去，捕捉昆虫，在人家的堂屋中飞进飞出，养育后代。尤其在暴雨来临之前，它们更加的繁忙，飞东飞西，飞上飞下，似乎都没有歇息的时候。偶尔歇息一下，那都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燕子们好像商量好了似的，一排排栖在电线上，或呢喃着，或梳理着羽毛，远远望去，像一个个巨大的省略号。

说来也怪，燕子生活在人家的堂屋梁上，或者堂前屋檐下，进进出出的，人们却并不厌烦，相反，还挺喜欢它们。如哪一年燕子迟来，或者不来，他们还会惆怅上半年。在家乡人的眼中，燕子是吉祥鸟，是益鸟，若筑巢在谁家堂前，说明这家人善，德行好，连鸟儿都愿来家里住。父亲在世时，一生造过两次新房，也搬过两次家，算上旧居，曾在三处地方居住过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每处家中都有燕子筑巢。我记得最初在老屋居住时，因是大家庭，祖辈长辈生活在一起，院子大、房屋多，从外面通往院中的巷道是三间鞍房中的一间辟出来的，那时的燕子，就把巢筑在巷道的楼梁上，尽管巷道中日日人来人往，人鸟却互不干扰，相处清美。一年初夏，也许是饿了，也许是想学飞，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吧，总之，一只乳燕不慎从巢中跌落地上，急得老燕尖叫着，在巷道中来回飞，孩子们发现了，喊来了父亲，父亲搬来一架梯子，

又把乳燕送进巢里，老燕才安静下来。还有一年，父亲发现巷道中燕子的巢太破，在第二年春天，燕子飞来之前，还特意用木板做了个小箱子，在箱前掏出一个圆洞，钉在另一根楼梁上，冀望燕子作为新巢。但父亲的苦心似乎白费了，这一年春天，当燕子飞来时，它们并没有理会新巢，而是把旧巢修补了一下，依旧住在了旧巢里。父亲见了，也惟有苦笑。那个新巢，后来倒是住进一对麻雀，它们不知怎么的，搬上了这个新巢，从此，巷道中变得更热闹了。

闲暇时，我很喜欢读丰子恺的散文，也喜欢看他的漫画。江南当然是有燕子的，要么，丰子恺在文中画中，也不会写到画到燕子。何况还有那两句著名的诗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为证。我去过杭州几次，也两次去过丰子恺的家乡桐乡市石门

镇，也许是不留心的缘故吧，我没有看见过燕子。但我想，杭州肯定是有燕子的，石门镇肯定也是有燕子的，而且，燕子还不会少。丰子恺曾作过一幅画，画名《衔泥带得落花归》，收在《护生画集》中。画面中，一妇人怀抱婴儿，安详地坐在竹椅上，椅边一小凳，妇人前面，有一男一女两小儿在玩耍，一蹲一站，抬头望天，而天空中恰好有两只燕子飞过，燕子的下面有数朵花瓣翩然飘落，迎接落花。画面生动、温暖，惹人遐想。而那幅画的配诗，尽管是引用清代吕霜的诗，但也很妙，诗曰：一年社日都忘了，忽见庭前燕子飞。禽鸟也知勤作室，衔泥带得落花归。这首诗当然写的是春天社日间的事。自然，那两只燕子衔泥筑巢，也要筑到人家的堂前。只是不知道，它们要把巢筑到谁家的堂前呢？

林大卫作品



团结湖